

平常人的故事

白 及 著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

白 聖

平 常 人 的 故 事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

一 九 五 四 · 上 海

小 說
平 常 人 的 故 事

著 者 白 双

*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
(上 海 康 平 路 八 三 號)

新華書店華東總分店總經售

新華印刷廠上海廠製版
上海市印刷二廠印刷
晉益裝訂所裝訂

*

書號 (639) [I II 104] 本書 109000 字

一九五四年七月上海第一版
一九五四年七月上海第一次印刷
本次印數 21100 冊
定價 5,800 元

*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登證號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通過解放戰爭中部隊生活和人民支援戰爭的幾個側面，來描寫我軍戰士的成長與部隊的優良品質和無敵的力量。全書收集作者在一九四八年到四九年寫的十一個短篇小說，這些小說原來分散在『生死一條心』等三個小集子裏。重新編印的時候，因為小說的主人公都是一些平常的戰士和普通的人民，所以叫做『平常人的故事』。

前 話

一九四八—四九年，我隨第四野戰軍從東北的松花江畔進關南下，一直到揚子江邊。在執行新聞記者的任務當中，我把目擊耳聞的許多英雄人物和生動的故事，陸續寫了下來；其中，大部分是在行軍作戰的空隙中進行的。當時寫的動機是想把我軍爲什麼能百戰百勝的這個道理，通過一些片斷的生活和熟悉的人物與故事，介紹給讀者——尤其是關心我軍戰鬥生活的新解放區人民。

這裏收集的十一個短篇，都是在這種情況下寫成的，由於環境動盪和時間的匆促（有幾篇簡直都是在一兩天中寫成的），更由於剛步入文學工作的門檻，無疑的都是些幼稚的作品。但有點可以告訴讀者的，就是在寫這些東西的時候，都是感情比較激動才動筆的，所寫的人和事，也大部分是眞有其人和眞有其事，而這些人和事好像不斷在責備我非把他們寫下不成。

這些小說裏面的人物，大多是平平常常的人，但在敵人面前，在鬥爭當中，他們不愧是眞

正的勇士。至今想起來，我仍然認爲自己是忠實地記下當時他們的生活的，這就是爲什麼重新編印這個集子的唯一理由。

一九五四年二月十五日於廣州

目次

前話

花被.....一

誰是敵人.....六

小周也要當英雄.....二四

橋.....七

手錶.....九

鄭會和他的『加拿大』.....八

生死一條心.....九

太陽醫生.....三

爲着要活下去.....四

孔老先生.....五

吳國榮.....一七

花 被

一

革命軍人好比一條魚呀

老百姓好比河裏的水

魚在水中游來游去

魚兒沒有水難得活……

一百多個解放軍的勇士，站在初雪飄飛的廣場上，唱『魚和水』的歌子。

屯裏的老百姓，男男女女老老少少，圍成一個大圓圈，靜靜的聽着。

許多人用着急的眼光，望着廣場當中的一堆亂七八糟的東西——棉被，棉襖，夾衣和單衣，還有女人的花鞋子……他們的目光正在尋找着自己幾點鐘以前被搶去的東西，和從身上被扒去的衣服。

三十多個穿着單軍衣的蔣匪軍，站在場邊上。幾個鐘頭前那種惡眉瞪眼的強盜威風，不

知跑到哪裏去了，現在剩下的只是垂頭喪氣，在雪花飛舞下打着哆嗦。人們想找出那個是他家去搶他的東西的，準備狠狠地上去，揍他兩個耳光。

「不要嚷了，請張指導員講話。」保長大聲喊着。

一個年輕的軍人，跳上桌子。立刻一千多隻眼睛都轉移到他的身上，望着他和藹的臉孔，望着他綁着白色綑帶掛在脖子上的一隻負傷的手——一隻兩個鐘頭之前還拿着駁壳槍，指揮作戰的右手。

「……各位老大爺、老太太、各位兄弟姊妹們！城裏蔣介石匪徒的保安軍，看見下雪了，知道蔣介石今年不會給他們發下棉衣，便跑出來搶老鄉們的衣服……他們怕凍死，便不管老百姓的死活，搶去老鄉們的被子，扒去老鄉們身上的棉衣……這些強盜們算盤沒有打對。他們在回城的路上，中了我們的埋伏，除了跑掉和死傷的，三十多個當了我們的俘虜，老鄉們的東西都叫我們奪回來了，現在就請老鄉們認自己的東西，是自己的就拿回去……」

一陣亂轟轟，保甲長們亂做一團，老鄉們領着自己的東西，又重新穿上被扒去的衣服，慢慢地散去了。

最後，剩下一條半新的花被子，還靜靜的躺在地上，雪花把花被上的藍花染成了白花。

保甲長們正猜是誰的被子，張指導員也奇怪爲什麼沒人來領。

一個年輕大嫂，匆匆忙忙地走過來，臉上還掛着眼淚。

「同志，這是俺家的被子……」她抱起被子，壓不住胸頭怨恨，對張指導員說。這是她三年前結婚的被子，去年，她男人叫城裏蔣匪軍抓去修工事，因為不願意，夜裏逃跑，教蔣匪哨兵一槍打死，留下一個不滿兩週歲的小兒子。今天蔣匪上她家去搶劫，從睡的正香的小孩身上，奪去她家唯一的棉被。當大嫂拚命的和匪軍搶這條被子的時候，一個蔣匪想威脅她放下被子，用刺刀掠着孩子的肚皮。大嫂才放下被子，來保護自己的命根。終於花被子被搶走，孩子肚皮上留下傷痕，幸虧只是劃破皮。隊伍打勝仗回來開羣衆會的時候，她也想來參加，因為孩子光哭，到現在才趕來。……

說完，她高興地拿着自己的花被子，又跑到那羣俘虜跟前，認出用刺刀掠她兒子的那個匪軍，她咬着牙，「拍拍」地揍他兩個耳光。

「別生氣啦，大嫂，叫我們這個衛生員，跟你回家給孩子上藥，小孩的傷要緊。」張指導員說。

二

天亮的時候，遠處的砲聲還沒有停止。

一個年輕的大嫂，提着一桶滾熱的大米湯，跟幾個婦女，在屯外大路口上，餵着過路的傷兵，給抬擔架的民工們喝着開水。

年輕的大嫂，在寒風裏站了整整一宿。旁的人都換班休息了，就是她堅持着不休息，她的孩子交代給隔壁的一位老太太照顧，自己放心地在侍候傷兵。

遠處抬來一副擔架，慢慢走近來。大嫂急忙盛上一碗熱米湯。

當她餵着這傷兵喝湯的時候，她兩眼掉下淚珠。她看見傷兵頭上綁着白繃帶，昏昏迷迷的，只是張着口，一杓一杓的喝着米湯。她清楚記着，這就是一個月前，在廣場上交給她領回花被子，還叫衛生員給她兒子上藥的那位張指導員。

『請等等！』她摸着張指導員身上蓋着冰涼的薄被子，向民工們說：『稍等一會，指導員身上蓋的太薄，受了傷的人，再凍着就不好治。』

民工們藉這個空，放下擔架休息，每人喝完熱水，又抽上一袋煙。

大嫂手裏拿着一條花被子跑過來，她小心地把被子蓋在張指導員的身上。

大嫂發亮的眼睛，送走這副剛抬走的擔架，一直到影子都不見了，她還在望着。

『又來擔架了！』一個大姑娘的尖聲，使大嫂轉回頭來，她又盛上一碗熱米湯。

一個多月後的一天，大嫂正坐在炕上做針線。

突然一陣敲門聲，她下炕來開門，只見保長後面，跟着一個解放軍，那解放軍手裏拿了一個大包袱，大嫂驚訝地不知道怎回事。

大包袱打開了，裏面一條洗的乾乾淨淨的花被子，還有一件美國大風衣。

「大嫂，你看同志們真好呀！這是張指導員來的信。」保長說完，便讀着那封信。

……上次打城，我頭上被砲彈打傷，路過貴屯。聽民工同志說，大嫂餵我喝湯，還把花被給我蓋，使我感激的說不出。我到齊齊哈爾養傷，本來早該把被子送回給大嫂，因為路太遠。正好這次營部來個通訊員，送來慰勞品，乘他回前方的便利，把花被子給大嫂捎回去。另外還有一件美國風衣，是我們打仗繳的勝利品，送給大嫂，拆開給小孩做幾件衣服穿，這是我報答大嫂的好意，請收下……很對不起，讓大嫂和小孩挨了一個多月的凍……我的傷快好了，請大嫂放心，謝謝大嫂的關心。我回前方，一定多殺幾個蔣匪軍，替大哥報仇……

誰是敵人

一

我們砲兵團駐在一個小鎮子上。記得日本鬼投降那天，下了操，我出門走走，碰上一個女人，頭上頂着一筐子香蕉。我向她買了一瓣，大概有十來條香蕉，拿回班裏和大家吃。

我們正在吃香蕉，大個子班長高興地跑過來，開口就大聲嚷：

「報告大家一個好消息，日本鬼子投降了！」

大家開始還不大相信，後來知道是真的，每個人都高興的跳起來。

我第一件事情，就打算着回家。

這幾天，班裏的人，都談着回家的事。只有大個子班長不想回家。他一心想當官，想一步步往上爬，將來當個團長。

我對大個子班長說：

「班長，咱們還是一塊回家吧！人家當官的都是軍官學校出來的。」

『回家幹什麼？家裏的人都死光了！你們想種田，老子從小浪蕩慣了，幹不了。』不知搞什麼鬼？隊伍開拔了，開到一個大碼頭。

我心裏想：是不是要坐船回廣州？要是到了廣州，我一定想個法子，開小差回家。

真的叫我們坐船了。糊里糊塗地上了美國兵艦，不知過了多少天，停了一個好大的碼頭。聽說是到了上海。

在上海，弟兄們都去照像，我也去照個像。我仔細看自己的像片：穿着美式軍裝，眼睛凹凹，鼻子矮矮，顴骨高高。這些地方都還像，就是臉色太白。我臉上那樣黑，弟兄們都叫我做『小黑棗』。像片上這樣白，倒像一個當官的。

托人寫了一封平安家信。我在像片上……寫着『林春來』三個字。真是大老粗，對自己的名字，都寫的不好，歪歪扭扭的。

上頭不知又搞什麼鬼，又把我們裝上美國軍艦。說是去接收東北。弟兄們都是南方人，都不願再遠走了。

又糊里糊塗的，像關在豬籠裏似的，不知過了多少天，軍艦開到一個不大的碼頭，叫什麼葫蘆島。

上岸了，這個鬼地方真冷，風吹在身上，凍的直打哆嗦。

一上岸就出動，聽說又要打仗。真奇怪，日本鬼子倒了，還打什麼仗？見他媽的鬼！團長向全團的弟兄們講話，說是現在又有新的敵人，要打新的敵人！

新的敵人？是誰呢？共產黨八路軍嗎？

聽說共產黨八路軍，在抗戰的時候，打日本打的頂刮刮。怎麼現在就成了新的敵人？

丟那媽！●有這麼多鬼把戲！

又要打仗，又不能回家了！丟那媽！

二

幾個月來，打了不少仗，佔了幾個城市。

我常常躺在炕上想：我要是被打死了，我家裏的老爸爸和老婆孩子，將來怎樣過啊！

我常常把手放在口袋裏，摸着那個小布包，裏面包着兩個金戒指。這是上次打營口，打了仗，弟兄們都去發洋財。大個子班長，說我是個傻子，拉着我上一家大門「搜查八路」，在一個女人身上搜出六個金戒指，大個子班長分給我兩個。

我準備回家的時候，把這兩個東西，送給我的老婆。她一輩子沒有摸過金子，她一定很喜歡。

每次打仗，弟兄們都想法子弄一些錢花。就這樣，我們常常大吃大喝。日子過的真窩囊。冬天很快就來了。

雪下的那樣大，天又是那樣的冷。八路軍倒很起勁，我們沒有上江北打哈爾濱，他倒兩次下江南來打我們。

三月天，八路軍第三次下江南了，佔了好幾個城市，迫近了長春。我們奉命開去增援。先頭部隊，踏着表面已經化凍的冰河，追過松花江北。不知怎樣搞的，打了一陣，又撤回江南來。

天還不黑，我們這個砲兵連和一個步兵團，進到一個大屯子裏，連忙挖起工事來。晚上，我們要特別謹慎。我們知道：八路軍總是晚上襲擊我們。

一到天黑，我的美國山砲，就像是瞎了眼的老虎，一點也不管用。

果然，九點多鐘，八路開始向我們攻擊了。激烈的砲火，打了幾個鐘頭。我的山砲用不上，只好乾瞪眼睛。

天還不亮，八路突破我們的前沿陣地，衝進屯裏來。八路軍的動作真猛！把我們打的亂

八七糟的。有的鑽草垛，有的鑽房子，誰也顧不了誰。誰也顧不了大砲。

我和大個子班長，藏在一個老百姓家裏。大個子班長平時對老百姓那樣兇，這時可真乖。嚇的蓋在老百姓的被窩裏，要老鄉把他當兒子看。

衝進來兩個八路，端着明晃晃的刺刀，一把抓住我。

老鄉把大個子班長指給八路，大個子班長也當了俘虜。

一個八路軍，把我身上搜了一遍，把我口袋裏那包金戒指拿出來。

我心裏想：老子發的洋財，倒叫你佔了便宜拿去了。我的老婆運氣真不好，將來摸不着金子了。

真奇怪，那個八路打開一看，又包起來還給我。呵哈，八路真傻瓜，不要金戒指。

我們五百多個人，被送到一個小城。

成羣老鄉站在路兩邊看熱鬧，我們低着頭往前走。

老鄉們喊了很多什麼「歡迎」啦，「歡迎」啦，我一腦子嗡嗡的，什麼也沒有聽清楚。

把我們送進一個營盤裏，外面圍着鐵絲網，門口還站着兩個崗，八成是怕我們逃跑。晚飯到五點多鐘才開。大米乾飯，豬肉白菜。吃的真不錯。

我說：「八路軍還真優待呢！」